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何翹高先生年譜

吳天任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吳天任編著

何翽高先生年譜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宣  
寐  
平  
系  
夢  
甘  
自  
即  
實  
和  
尚  
亦  
奇  
緣  
五



六言  
秋  
子  
訪  
三

招  
枯  
柳  
樣  
牙

鍊  
索  
橋  
妙  
誦

羊  
皮  
滿  
彩  
蓮

為  
今  
一  
筆  
縱  
句

稍

郵  
星  
度  
安  
舟  
頌

以  
贈

紫  
丹  
女  
弟  
子

何颺高先生僧服遺照及其題詩

英  
風  
雪  
能  
清  
夜  
可  
似  
蒲  
團  
自  
在  
眠



## 自序

清季吾粵浮沉下僚而拘奇節大畧者得二人焉，曰嘉應黃公度順德何翹高兩先生是也。余既爲黃氏評傳稿，歲久未梓，茲復爲何氏年譜，其所述之緣起，可得言者。始余番禺任公飲冰室詩話，載何先生挽公度詩，旣賞其風格特高，復見注有丙申公奉召入都，甫卸裝，即携入境廬集來訪之語，意先生必有足爲公度所嚮往者，故爲是勳懇。嗣從張曦丹女士假讀先生之鄰屋詩稿及藏語六十自述諸書，益心儀其爲人。竊意先生之風節才畧，舉其犖犖大者，蓋有數端。

言夫風節，則當光緒甲午中日戰後，先生激於忠憤，不避權貴，毅然參劾炙手可熱之權相孫毓汶誤國六大罪，一也。庚子聞座主徐柯與廢立謀，即憤脫門生籍，二也。丙午隨使西藏，奏參駐藏大臣有泰及其員弁劉文通藏官噶布倫齊丁温珠等，貪贓枉法，誤國殃民，雖出以欽差大臣張蔭棠名義，而實先生主之，三也。宣統丙酉，疏請更正戊戌庚子實錄，劾奕劻袁世凱誣瞞先帝，離間宮闈，四也。清帝遜位，即日棄官南歸，不稍瞻戀，五也。民國後袁氏父子及熊希齡馮國璋先後優禮相下，屢邀出山，而先生屹然不顧，反日以踏袁爲職志，六也。

至論其才畧特識，則其一爲鑄使印，改革西藏政俗，如訂頒九局章程、訓俗淺言、藏俗改良，及善後問題廿四條等，與夫一切措施，率以固國權，清積弊，開民智，盡地利爲主旨。離藏之



日，羣民焚香跪送，數十里不絕，視歷任駐藏大臣之庸闇貧劣，判若天壤。其二爲在印度議訂藏印商約，據理不屈，力折英人，如規定不准英印人擅往商埠以外地區，其按例在我境內往來居留者。歸我國官府管治，此實爲清末對外訂約史中最能爭回國權之一頁，因而我國威望大增，視前此諸約之喪權辱國者，相去何遠。其三爲主張我政府派兵入藏，收回政權，改設行部大臣，與廓爾喀訂攻守同盟，以及條陳善後諸策，均爲保藏要圖。其四爲民國成立，先生首陳袁氏五罪，請粵當道北伐，其後袁議南征，粵督胡漢民遣人問計，有悔不用君策之語，先生乃建聯合拒袁之策。其五爲黨辛亥變起，先生論陳政府，謂五族共和，蒙藏先離。其後又主張清室后放宜出依蒙古外藩。復辟之役，又倡三十三人聯推馮張主盟。更主事先固結魯張寧馮直曹奉張，遠江而守，謀定後動，而張勳等倉卒舉事，終不免滅句而敗。凡茲計議，使果得行，則民國史乘，恐須更寫新頁，未可知也。其六爲朱慶瀾來長粵省，聘先生備顧問，兼全省保衛團局長，僅調福軍護勇三十人，開辦半月，一夕而擒十三巨盜。又勸朱聯結陳炯明李福林魏邦平，以拒桂系，其後果以諫目東江進兵廣州，李魏宣布獨立，而莫榮新遂不得不解散軍政府，倉皇離粵，蓋先生之籌策過人，指揮若定，有如此者。其七則主張中國盡地種草木，盡人學槍砲之議。又誠梁任公以辦事人宜惜筆舌，勿輕發言爲文。又以藏事不定，蒙禍無已時，將爲俄併。此皆卓見特識，洞燭機先者。

以上不過聊舉數端，藉見先生大畧耳，其他尙難悉述。即以餘事爲詩，亦復風骨蒼翠，詞意深折，以較同時之簡庵雨甫，固未遑多讓，而於懷遠畧，則且過之，蓋惟其詩外大有事在，故其詩彌

足珍異。嘗自謂德業無所成，死後留遺詩數卷，乃最傷心事，此與公度自歎生平懷抱，一事無成，惟詩能自立爲可恨之語，皆足見二賢襟抱，迥非章句儒比。而先生所遭，晚際滄桑，遺跡海隅，窮老無聊，抑鬱以沒，視公度又益不幸焉。嗚呼！先生往矣，綜其出處大節，文行政事，誠有足爲治近世史所不宜忽者。顧時移世易，搜訪爲難，先生遺著之可見者，又僅寥寥三數種，仍復缺畧不備，茲譜所據，亦可得言者。

一曰六十自述，此爲先生晚年追憶之簡記，僅約萬言，缺漏尙多，年月又屢見歧誤，然先生六十以前行實之綱要，大致以此爲本，年份有誤，則附按參訂而已。二曰藏語，此爲先生自光緒三十二年四月至三十四年三月隨使藏印所擬文電之紀錄，其隨使期中之材料，幾全據此，顧書中所述交涉各事及來往文電，率皆有日而無年月，而其後先次序，復多顛倒失誤，幾經勾稽參合，始能連類相貫。三曰鄒崖詩稿，先生爲詩，每多自注，其詩既多述時事身世，而小注又往往能補詩所未及，此正絕好資料，惟聞先生卒前，曾以其稿託友人崔伯誠校點，崔於其自注及詩題稍長者，悉予刪減，此於考述先生生平行事，實不無遺憾，茲分從陳君少漢張女士曠丹所藏詩稿抄本，摘取未刪之詩注，考校年月，分錄語中。四曰先生哲嗣叔準之補述，叔準以去歲自廣州來港，鑒印先生之鄒崖詩稿，追述其先世及昆弟狀況，與夫先生之體貌言行，於六十自述誤記之年月，亦屢有補正。其次則先生長孫肇穎，於先生晚歲在港生活，亦時以見告。五曰師友之採訪，若俞叔文勞緯孟李鳳坡劉飯雲車月峯馮毅庵何文舫黃國芳諸文，及曠丹女士，或爲先生親着，或屬及門弟子，或雖非交親

，而所言皆是甄采。至汪君孝博，雖居澳門，而郵筒往復，商討不絕，凡體人例名官銜之參訂，以及材料之助搜，謄稿之校閱，無不悉力以助，此尤足深感者。六曰其他參考，如近代史資料、方志雜錄、近人年譜、新舊報刊等之有關記載是也。

茲謄屬稿，始於乙未，僅成長編。丁酉秋，叔準來港，欲取以付刊，乃重爲補訂，以成今本。而校謄灑糜，不克專力以赴，作輟靡常，遷延多月，迄今始告蒞事。

憶自避地香島，條將十年，海角流人，後先相感，每過先生故居遺址，讀其遺書，輒以不及一瞻其言論丰采爲恨。而自先生之逝，去今已二十有八年，讀其詩稿自序，謂我死三十年後，乃可出以誦人。孟子曰，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詩文餘事，猶當面世，而先生之志行，雖眷眷前朝，言論稍異，然士各有志，亦各有其立場，既不能強同，亦不必爲天下萬世諱，是適足見先生之終始不渝耳。身後是非俱平，詮次遺事，以爲茲譜，庶先生之懷抱志節，公諸天下，且爲治史者考論之資，不亦宜乎。但恐末學無狀，客中參考多缺，采錄不全，恐不足以盡先生生平之萬一，是猶有望於博雅君子之匡正耳。中華民國四十七年戊戌四月吳天任識於香港

提要索引

	(提要)	(紀元)	(年歲)	(頁數)
生		同治四	一	三
中式舉人	始識康長素	光緒八	一八	六
從李仲約遊始有志經史學		光緒九	一九	六
始講求西學	肄業應元書院師廖澤羣	光緒一二	二二	七
成進士		光緒一八	二八	九
官兵部主事習總辦		光緒一九	二九	一〇
始與趙嶠山講習理學		光緒二〇	三〇	一一
上書勅保萊山	結強學會	光緒二一	三一	一二、一六
考取總理衙門章京	習英文	光緒二二	三二	一七、一八
始識黃公度		光緒二五	三五	二一
脫徐蔭軒門生籍		光緒二六	三六	二三
補總理衙門章京				

改總理衙門爲外務部	光緒二七	三七	二三
隨使藏印	光緒三二	四二	二六、二八
奏陳熱頓疏事綱要	光緒三二	四二	三七
劾駐藏大臣有泰等	光緒三一	四二	四〇
訂西藏善後問題二十四條	光緒三一	四二	四一
訂九局章程訓俗淺言藏俗改良	光緒三一	四二	四七、六二
電請派兵入藏並陳治藏十七策	光緒三一	四二	六四
條陳糧台善後辦法	光緒三三	四三	六九
函川督陳治藏策	光緒三三	四三	七〇
擬布達拉山刻石文	光緒三三	四三	七二
離藏赴印議商約	光緒三三	四三	七五
中英代表初次會議	光緒三三	四三	八一
擬藏印商約初稿	光緒三三	四三	八三
英節畧駁復約稿	光緒三三	四三	八六
英方覆擬約稿	光緒三三	四三	八七
我改訂約稿	光緒三三	四三	九一

遼陳西藏情形並善後事宜	光緒三三	四三	九六
英方覆送末次約稿	光緒三四	四四	一〇八
會議改訂英末次約稿	光緒三四	四四	一一三
英使翻議不認末次約稿	光緒三四	四四	一一七
商約簽署	光緒三四	四四	一一九、一二三
回國入都補外部主事於總辦	光緒三四	四四	一二三
上摺更正戊庚實錄並劾奕劻袁慰亭	宣統元	四五	一二四
藏語刊行 充資政院欽選議員	宣統二	四六	一二六
濟亡棄官南歸 陳袁氏罪請粵督北征	民國元	四八	一三三
粵督胡展堂聞計拒袁	民國二	四九	一三四
任粵志局總纂 定策卅三人聯推馮張			
主盟籌復辟	民國四	五一	一三八、一三九
岑梁邀西上議倒袁 參朱子喬募任粵保衛			
團局長	民國五	五二	一四一、一四二
張康沈等邀北上參復辟未行 參朱幕成就			一四三、一四四
任粵醫學實習館長	民國六	五三	一四六、一四八

電徐菊人恢復資政院十九條	民國七	五四	一四八
任學海堂學長 赴香港執教	民國九	五六	一五〇、一五一
華盛頓會議對外宣言中國民意	民國一〇	五七	一五二
總纂順德縣志	民國一一	五八	一五四
作六十自述	民國一二	五九	一五四
校理東塾遺稿	民國一三	六〇	一五五
嶺南詩存刊行	民國一四	六一	一五九
卒	民國一九	六六	一六六

## 何翹高先生年譜

後學南海吳天任

先生姓何氏，初名國炎，冠號溥廷，更名藻翔，字翹高，一字梅夏，晚號鄰崖浦者，廣東順德縣人。

何氏先世，宋以前無可考。南宋末有名廣仁者，自江西入粵，經南雄珠璣巷遷於順德之東馬寧鄉，遂世爲順德人，傳至先生爲二十四世。

曾祖際雲，曾祖妣馮氏。

祖秀坤，業醫，祖妣麥氏。

父家饒，字厚農，光緒二年丙子恩科武進士，官營用守備，經營惠州鹽場。嫡母陳氏，生母黎氏，衆母吳氏。

民國順德縣續志卷二十列傳云，何家饒，字厚農，東馬寧鄉人，少孤，祖母馮，撫育成立。同治癸酉舉武科，丙子成進士，營用守備，歸謁祖，伏地對馮木主慟哭，袍袂盡濕，曰，恨阿媽不及見也。馮勤儉，善治家，佃戶歲納穀，自舂磨，食有餘，輒贖置田，咸同後多變，基塘獲利較豐。馮歿數十年，未嘗加佃戶租，老佃農來見，輒曰，吾批耕時，封翁猶在櫛椌中也。家饒常諭諸兒曰，置產時地價利息已優，吾衣食粗足，何忍再刻削農人。光緒中葉，絲價飛漲數倍，乃招佃戶至，咸情願畧加一二，亦不肯易佃，曰，此輩一家衣食所出也。



先生昆弟九人，長曰六瑚，次早蕩，俱陳出。三卽先生，四曰鹿園，五曰群喬，俱陳出。六七皆早世，八曰堅生，九曰國潤，俱吳出。兩妹黎出，並適梁。

元生配室程氏，庶室楊氏。

先生生六子，長子鴻暉，字若鄴，程出。光緒末，畢業京師譯學館德文科，官農工商部小京官，辛亥，挈眷南歸，民國元年，應友人約，赴瓊崖公署任文教科長，一月後，忽失所踪。一子名肇顯。

次子鴻儀：（按卽鴻達原名，以避溥儀諱改。）字若陸，程出。幼隨父使藏，歸途留學印度。宣統初，隨張懋伯（蔭棠）使美，充繙譯官，旋以官費生轉入波士頓麻省工科大學肄業，將畢業，患腸癰，割治而死，未娶。

三子鴻平，字叔準，程出。廣州嶺南大學畢業，任嶺南西關分校校長二十餘年。生兩子兩女，長子肇修，中山大學農科畢業，任廣東農業廳技正。次子肇侃，中山大學工科畢業，留學美國，習電機工程，任職美國飛機製造廠。長女肇珍，專研音樂，在香港執教。次女肇端，光華醫學院畢業，服務湛江市醫院。

四子鴻立，字季遠，楊出。任職汕頭廣東省銀行，子四女二。

五子鴻熹，楊出。習中醫，對日抗戰時流寓身亡，未娶。

六子鴻濤，楊出。任職廣東省人民銀行。

長女寶箴，程出。次女寶珞，楊出。均獨身不字。

按以上先生各子女，除長子鴻暉，次子鴻儀，五子鴻熹，長女寶箴去世外，餘均生存。

先生身材中等，軀幹厚重，垂肩鬚髮，寬眉豐頤，兩目炯然。體質素健，至老猶鮮疾病。閑靜少言，不好酬應，惟遇相知，則談論滔滔，見人有過，亦直言無隱。平生以氣節自負，嫉惡若仇，不避權貴，胸懷大畧，沉毅有爲，詩文其餘事耳。晚歲逐迹海隅，課徒自給，夜深讀罷，每唏噓長歎。一生儉樸，衣服服用，絕不拘介，雖破舊不常易，寥落寡合，而世亦鮮有知之者云。（以上均據叔準述）

清穆宗同治四年乙丑（公元一八六五年）先生一歲

正月二十三日，先生生於廣東順德縣東馬寧鄉之黃甲坊。（叔準述）

先生師友中年歲之可考者，朱子襄（次琦）五十九歲，陳蘭甫（澧）五十六歲，翁叔平（尚蘇）三十六歲，李仲約（文田）三十二歲，廖澤羣（廷相）二十二歲，黃公度（達憲）十八歲，沈子培（曾植）十三歲，江杏村（春霖）十一歲，康長素（有爲）八歲，梁星海（鼎芬）七歲，于晦若（式枚）七歲，汪憬吾（兆鏞）五歲。

同治五年丙寅（一八六六）先生二歲

同治六年丁卯（一八六七）先生三歲

友人曾剛甫（習經）生。

同治七年戊辰（一八六八）先生四歲

友人丁叔雅（惠康）生。

同治八年己巳（一八六九）先生五歲

先生幼時，母黎太夫人驕養，節衣食以飼，魚肉無一日缺。（甯江雜詠自注）

同治九年庚午（一八七〇）先生六歲

同治十年辛未（一八七一）先生七歲

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七二）先生八歲

先生日讀書僅八行，父厚農公督課嚴，由是頗專一。

先生六十自述（以下簡稱自述）云，余幼魯，性簡默，日讀書僅八行。先府君武騎都尉公，好文，當食手不釋卷，督課甚嚴，渴盼余得科第，念舍此無以博父歡，頗專一。

按此節自述無年期，以在從遊族叔前，酌編於此。

是年曾滌生（國藩）卒，年六十二。

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先生九歲

厚農公舉武科。（順德縣續志）

從族叔渭璜先生遊，讀離騷兩都賦。

自述，九歲從族叔布衣渭璜先生遊，先府君鈔離騷兩都賦授讀，能背誦，情以果餌。

友人梁任公（啓超）生。

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先生十歲

友人麥孺博（孟華）生，

德宗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五）先生十一歲

光緒二年丙子（一八七六）先生十二歲

是年丙子恩科，厚農公成武進士，官營用守備。（順德縣續志選舉表）

王靜安（國維）生。

光緒三年丁丑（一八七七）先生十三歲

光緒四年戊寅（一八七八）先生十四歲

爲時文詩賦，就正會垣耆宿。

自述，年十四，能爲科舉文，摹倣六朝唐人小賦，得其姿態。先府君月袖其詩文稿，就正會垣耆宿，有疵謬，應時改定。

友人溫毅夫（肅）生。

光緒五年己卯（一八七九）先生十五歲

是年讀書廣州六榕寺，以水仙花詩爲媒，始與配室程氏相知。（叔準述）

題象峯圖詩自注，程淑人未歸時，從父執謝陶巽蘇樸洲兩先生學詩，余年十五，以水仙花詩爲紅葉焉。

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先生十六歲

仍讀於六榕寺。（六榕寺題壁詩自注）

先生初應童試，當在本年。

按先生自述稱兩應童試不售，又據五十詩附記云，十七童試不利。此當是再試，以十八即中式順天鄉試舉人也。清制學使三年一任，試童生二次，第一年爲歲試，第二年爲科試，第三年則停童生試，而以科試上等送鄉試。先生十四始爲時文，未必即於是年應試，十五爲卯年，值鄉試期，不試童生，故初應童試當在本年也。

光緒七年辛巳（一八八一）先生十七歲

再應童試不售。（自述）

五十詩附記，余年十七，童試不利，測命者言十八當鄉舉，廿八成進士，官至三四品。

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先生十八歲

是年，先生每假他友名，爲文以進於府城大館，數冠諸生。遂入京捐國子監生，中式順天鄉試舉人。

自述注，壬午鄉試，府城大館鼎盛，若呂拔湖李嘉雲諸宗匠，聚徒輒數百人，余假他友名，爲文以進，數冠諸生。又自述，業師李孝廉洛謐（原注同科中式）、余編修鼎三（原注時爲南海廩生），勸捐國子監生，應壬午京兆試，遂成舉人。

在京寓大牌坊胡同裕宅，始識康長素。（壽長素六十詩並注）

光緒九年癸未（一八八三）先生十九歲

會試下第，歸交蘇器甫（若瑚）。從應元山長李若農遊，讀四庫目錄，始有志經史學，粗知學問門徑。（自述）

二月初十日李文誠入祀嶺學祠感賦詩自注，公注進四庫書目表，癸未歲余有手鈔本。

按李若農任應元山長事，按其子淵碩所撰行狀三，同治十三年七月初七日，陳情歸養，八月旋里……公在籍十年，主管惠濟義倉，屯積備荒，倉庾皆滿。粵督聘公掌教應元書院，院例，已登賢書（按即舉人）者，始得肄業，故後起之秀，多出門下，而執經問難者亦日衆，公皆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士論多之。十一年（按指光緒）乙酉孟冬，復入都供職。據此，掌教應元約爲光緒元年至十一年間，先生之從其遊，蓋執經問難者。自十二年會試下第歸

後，始肄業院中，（見光緒十二年條）晦山長已易爲廖澤羣矣。

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先生二十歲

配室程氏來歸。

自述，娶程孺人，工吟詠，著有鹽薇閣詩集。

按娶程事無年月，自述在會試下第後。據叔準云，約畧亦在是年，姑編於此。

是年法越事起，七月，法軍襲我馬尾，我師敗績。十二月，馮萃亭（子材）大破法軍於鎮南關外。（羅惇勳中法兵事本末）

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先生二十一歲

左季高（宗棠）卒，年七十四。

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先生二十二歲

再入京會試，過天津，購讀西書譯本，始講求西學。

自述，再應春官試，過天津，見于侍郎晦若，訪購津滬局譯西書百餘種，是爲余講求西學之始。

會試下第歸，請書光孝寺，肄業應元書院，辭賦爲山長廖澤羣所激賞。

自述，旋與程御史友琦、李庶常翹芬、崔孝廉誥成，讀普光孝寺，肄業應元書院，辭賦爲山長廖編修澤羣師所激賞。程李兩同年以古學課卷，倩作易書，師暗中摸索，百不失一，榜發，疊疊如貫珠，相與撫掌訕笑。

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先生二十三歲

肄業應元書院。

長子鴻暲生。

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先生二十四歲

肄業應元書院。

是年康長素以蔭生詣京師，上書請變法，并論日人變法自強，將窺朝鮮遼台，及甲午其言大驗。（參梁啓超戊戌政變記及陸乃翔等南海先生傳上編）

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先生二十五歲

肄業應元書院

再入京會試，下第歸。（黃蘗道人詩戲題其後自注）

四弟鹿園客死惠州。（自述）

先生自本年以前所爲詩多散佚。

詩集首篇自西樵雲泉仙館至翠巖遇雨，題下自注，光緒己丑前作，兩帙散佚，止存此。

次子鴻儀生。

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先生二十六歲

仍肄業應元書院，

元旦禱於南海神廟，乞折官職，補骨肉缺憾。

五十詩附記，己丑，四弟鹿園，客死惠州，家母痛哭。庚寅元旦，聘南海廟，乞折官職，補尋肉缺憾，自誓五十歸養。

按鹿園與先生俱黎出，此云家母，即黎太夫人也。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先生二十七歲

肄業應元書院五年，廖山長教以爲文治學，一守東塾家法。

自述，廖山長每相見論文，詳辨於倫脊經緯四字，一守東塾家法，諸孝廉多苦其嚴，迭經指正，刊落膚濫，守法度，不敢輕下筆，從學五年，最得力。時好讀莊墨諸子，師戒以東塾遺訓，子嘗恐有流毒。又好涉獵國朝經解，師曰，先專讀注疏，正訓詁，守鄭學，毋旁鶩，考據瑣細，爲國朝風尚，經學首微言大義，漢儒說經，如春秋繁露、韓詩外傳，乃真漢學也。余謹佩不忘。

廣甌齋追懷廖夫子澤羣詩自注，師好述東塾經緯倫脊之言，論文最嚴，於翔獨沉澁一氣，殆香火緣也。

按此節因有從學五年之語，自丙戌以來凡五年，故酌編於此。

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先生二十八歲

入京會試成進士，以主事簽分兵部武選司。

自述，廣東學使者樊學士介軒，得應元書院決科卷，拔第一，會試中乙榜，壬辰決科，置第



三，始成進士。後遇樊學使北京酒座，見余名刺，忽驚悟曰，君爲廣東人乎，老夫眼力不謬，以應元決科利第三名，故特抑置君也。余感文章知己，裁成苦心，至於流涕。殿試二甲，朝考脫落兩字，失館選，以主事簽分兵部武選司。

房承楹杜聯詰合編增校清朝進士題名錄，光緒壬辰科會試，二甲進士一百三十二名，何藻翔名列三十八。

汪兆鏞續買舉年表，光緒壬辰會試，閱卷大臣爲翁同龢祁世長霍穆歡李端棻。

是年張雨荃（其淦）主持維浮酥醪觀，以度牒寄贈先生，法名永高。（壽雨荃同年六十詩自注）

長女寶箴生。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先生二十九歲

入都供職兵部武選司，從汪景星問例章，以處事精敏沉毅，權武選司幫總辦。

自述，癸巳，挈眷入都供職，敝車羸驥，辰入酉散。曹司顧頂，旅進旅退，晝黑稿，不知例章爲何物，故胥吏得上下其手。購中樞政考全書，朝夕鈎稽，苦條續禁亂，復虛心從陝西汪進士景星質疑，汪曰，部中今無人留心例章者。出老輩傳鈔兔園冊相授，剖析精細，遇案有把握，擢充武選司幫總辦。司長漢布政紫泉，入值樞垣，不及顧選司事，准駁胥待余決定，日勤敏沉毅，何君一人，足了十人事也。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先生三十歲

從周辰臣（朝槐）問經學。

自述，京曹事簡，從周吏部朝槐問經學應讀書，購叢書數十種，潛心考索。

按此節自述無年分，以記於甲午五月前，酌編於此。

五月，延嶧山（宗壇）教鴻臚鴻儀讀。先生亦時從嶧山學算術天文，甫一月，觀天象已瞭如指掌。

自述，甲午五月，延趙孝廉嶧山（宗壇），教小兒鴻臚鴻儀讀。余每讀經學書，至算術苦難解，閱梅氏算書，渺無涯涘，嶧山教讀御製數理精蘊，開卷仍茫然，趙曰，暫緩置幾何原本，自命分比例，以至方程平弧三角，無師可曉，試之果然，數月能演九章細草，測量游戲，至有興趣，乃忘寢苦思，演算割圓，夜怔忡不寐，幾成心疾，遂不竟學。從嶧山學天文，夜三更，登屋脊觀星，按圖索驥，甫一月，能辨兩極赤道，五星二十八宿，諸恒星經次，瞭如指掌。（原注，往讀會文正家書，以不曉天文爲憾，教會紀澤從某天文家學習，三月畢業。初疑其誕，今恍然。菊坡精舍所刊鄒特夫天文圖，甚清晰，仰觀俯察，一目了然。古人婦孺皆曉星象，近世士大夫極淵雅者，多茫然，以不得門徑耳。西人科學，事事徵實，循途而進，人人能曉，似難實易，非詞章變化，工拙難定者比。）

先生與嶧山同居論學數月，於宋明義理之學，深有所得，自謂勝讀十年書云。

自述，暇輒與嶧山論鄭君朱子學術異同，嶧山於義理學頗有心得，因相與研宋元明諸儒學案，鈞元提要，胸中似有所得。始悟吾學真際，不在口耳，直指本心，腳踏實地，不聞此，虛讀書一世。顧亭林謂經學即理學，究非確論，家法顯有不同。涑水象山，兩家學說，尤性所近，愧願學而未能。與嶧山同居，數月講習，勝讀十年書，祝我良厚。

是年以朝鮮東學黨亂起，我與日本共平之。日軍據朝鮮不退，六月，襲我海軍於豐島，八月陷平壤，我海軍敗於大東溝外，陸軍敗於鴨綠江，十月，日軍陷大連旅順，十二月，陷威海衛。（參羅惇焜中日兵事本末及陳慶麟中國大事年表）三子鴻平生。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先生三十一歲

正月，日軍陷劉公島，我海軍全潰，丁禹廷（汝昌）等死之，二月，日軍陷營口澎湖，三月，李少荃（鴻章）與日本定馬關和約十一條，朝野憤激。（全右）

二月，先生約禮部主事羅筱豪（鳳華）上書劾軍機大臣兵部尚書孫萊山（毓汶）貪驕誤國六大罪，不報。康長素贈順德二直歌，比之楊椒山云。

自述中日構釁，海陸軍潰，議割遼臺，賠款四百兆，乞和，朝議洶洶，集矢於北洋大臣李合肥。時孫軍機毓汶，氣餒薰天，挾太后寵，目空一切，臺諫莫敢撻其鋒，余曰，擒賊擒王，罪在孫不在李。誤在光緒十三年，高麗東學黨一役，袁世凱與日本訂共同保護密約，有事出兵，互相知照，廷臣多憤然。此次變起，日本出師援高麗，包藏禍心，仍照約知照我政府，廷臣執康乾朝貢事以抵日，日固不服。李合肥知海軍經費，半充頤和園工程，我海軍斷非日敵，一意主和。日本內煽高麗獨立，高麗喜諛昵日，警視華軍。臺諫徒執正論，促合肥戰，丁葉諸帥（按指丁汝昌葉志超），望風先潰，李反以兵敗矜先見之明。英將戈登謂廷臣不能執槍陷陣，高坐澗論，主戰者皆可殺，我輩正宜反省。自乙酉中法諒山一役，士氣稍振。孫毓汶當國，驟窳貪墨，馮劉宿將（按指馮子材劉永福），概投閑散，司道提鎮，缺以賄成，勾通內監李蕙英，獻

媚太后，兒弄今上，以海嘯臺燬，張徹挾和，昨在樞垣執日約揚揚有德色，自以爲功，內外蒙蔽，苟求無事，即無礙其富貴，禍積數年，暴發於今日，孫之肉不足食也。夜繕摺，約羅禮部鳳華，赴察院乞代奏，（原注，定章司員呈請察院代奏事件，必二人不同衙門者聯銜。）劾軍機大臣兵部尚書孫毓汶貪酷誤國六大罪，留中不發。以司官劾本部尚書，康長素贈七古長篇，比之楊椒山，有嚴雷爛爛，華嶽秋隼之語。

按當時戰端既啓，我軍連敗，清廷亦思言和，日人謂議和須割地並償兵費四萬萬元，後派李鴻章往議，日使要求除割台澎等地方，償兵費三百兆兩，經往返磋商，定約減至二萬萬兩，即二百兆，見羅惇縻中日兵事本末，先生所云四百兆，蓋日人初索之數耳。又與日本訂共同保護朝鮮密約一節，事在光緒十一年，日派伊藤博文來天津與李鴻章議約三款，其第三款規定，將來兩國如派兵至朝鮮，須互先行文知照，亦見中日兵事本末，先生所云光緒十三年，又云爲袁世凱所訂，蓋日久偶忘之矣。又據先生雜感和孝通剛甫詩云，獬犬臥帝闈，巫陽呼不眠；自注，二月，余約羅禮部鳳華赴察院奏劾軍機大臣云云，知劾孫事在二月也。

羅惇縻中日兵事本末，鴻章成約歸，樞臣孫毓汶徐用儀主速換約，主事何藻翔維鳳華，上書請殺毓汶等以謝天下，不報。

康長素頤德二直歌，君不見諫草之堂何巍巍，三百年來過者頭皆低，古籐苦屋何寥寥，中有極山人不識，分宜不過佞臣耳，不斬國事無損益，豈如賣國賊，不斬割地無終極。朱雲已矣孔融死，誰敢請劍申情抑。咄哉吾鄉兵部何藻翔，華嶽峯尖金晶光，嚴電爛爛夜騰霜，沆疏斬奸劍吐芒。同志禮曹維鳳華，義填胸臆照紅霞，烏雞蒼鷹比翼出，追逐無禮債氣加。首請遷都

定國是，次請拒日絕使槎，末請斬倭論糧給，存亡繫此誰開牙，事雖不成壯人氣，蹴踏雷電飛風沙。昔何維柏劾嚴嵩，萬象拈香群贊嘆，今者生見胡邦衡，對面不識或揄揶，作詩皆凡百君子，不式紫籐僊館焚香椒山遺宅何爲耶。（梁啓超議案，此事主之者實何君淵高，字梅夏，志行芳潔，二十年來，朝士罕見其比。自孫毓汶當國，黷貨之風驟長，國事敗壞，實由於此。甲午難作，朝野咸集矢合肥，而毓汶方炙手可熱，莫之敢指，君此疏實輿論之導，故先生美之。）

三月，江孝通（逢辰）於潞河舟中，爲先生作象峰歸趣圖，并題以詩，梁任公有跋。先生用孝通韻題長句，配室程氏亦有招隱及題象峯圖詩。（參原詩題）

按據叔準云，象峰乃先生故鄉東馬營後高山，俗名月角岡，祖居在山麓。

時康長素入都會試，每深夜過先生，痛論政教得失，遂成莫逆。長素嘗相先生，謂他日當以太守殉城云。

自述，長素每深夜過余，痛論西國政教得失，遂成莫逆。借閱架上西籍，曰，士夫莫肯讀此種書，故國家一旦有事，以市儈當外交之衝，焉得不敗。

阿彬諾道山樓夜話述呈長素工部詩曰注，甲午相余，請他日當以太守殉城。今覩然亡國大夫，求死不得，至可痛也。

四月，康長素及其弟子梁任公聯合各省到京會試舉人，連署上萬言書，請遷都拒和，變法自強。此卽世傳之公車上書也。

梁啓超戊戌政變記，時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也。又云，乙未二三月間，和議將定，時適會試之

平，各省舉人，集於北京者，以萬數計，更有爲創議上書拒之，梁啓超乃日夜奔走，號召連署，上書論國事。既而合十八省之舉人，聚議於北京之松筠庵（按爲楊椒山故宅）爲大連署以上書。與斯會者，凡千三百餘人，時康有爲尙未通籍，實領袖之。其書之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遷都，三曰變法，而其宗旨則以變法爲歸。

諸舉人以宰相孫萊山貪懦賣國，咸欲毆殺之，孫稱病不敢入朝，卒因以去位。

南海先生傳，諸舉人以宰相孫毓汶貪懦賣國，欲毆之。孫乃派人布散謠言，并阻其書，竟不得達。又云，諸舉人有欲扛棺於孫毓汶家而殺之者，先生以必生大禍，固止。孫亦大畏，不敢入朝，遂稱病，皇上因而聽其去位。士氣之昌，至逐宰相，世所未有也。

按御殿逐孫事，固緣於公憤，而亦先生自上劾孫一摺影響之結果也，惜原摺今不可得耳。

五月，先生以劾孫事，將棄官南歸。過別李若農，縱論時局，若農勉以毋怯，遂不果行。

自述，余劾孫後，仍如常入署，職亦盡定。五月，襍役將出都，過別李宗伯若農節，節曰，棄官南歸，孫軍機豈遂不能殺汝，汝欲殺孫固無力，孫欲殺汝，亦恐不易。因縷述與孫同事，放其省主考，所過州縣供贖，酒飯粗劣，不堪下咽。夜餓，致孫殺雞熬粥，詫爲得未曾有，至今宴客，常具雞粥。閩墨必有數行文一段，人號孫一段。自入樞府，其門如市，遂絕往來。老弟此舉，一身是胆，亦少年初入宦途，不知趨避，方肯爲此，而前毋怯也。乃不果行。

泰和樓追懷李仲約夫子詩自注，五月，夫子留飯縱論時局，謂朝廷如用我，必以老弟作參謀。軍機諸公，但知仲約能讀古書，作北魏字，真憤憤可憤。

六月，譚復生（嗣同）招同楊叔嶠（銳）吳筱村（德瀟）宴集南河泡。（南河泡感舊詩自注。並云其後三人皆以橫禍死。）

秋，先生與文芸閣（廷式）梁任公楊叔嶠譚復生等結強學會於京師，研究新學。

自述，與文閣學芸閣、徐編修硯甫兄弟（仁鑄仁鏡）、沈學使子豐，暨任甫叔嶠復生等，於孫公園結強學會，集京官數十人，分門研究西學，購備儀器圖籍。余意算術理化，得人講授，必有深造。

南海先生傳，先生以國勢日危，不破禁而開會，必不可救，乃倡開強學會於京師。……袁世凱先從之，於是張之洞劉坤一岑春煊及武臣宋慶等，皆捐重金助會。

戊戌政變記，倡強學會於北京，京朝士大夫集者數十人，每十日一集，集則有所演說。時張之洞爲南洋大臣，寄五千金以充會中之用。

十一月，京師強學會被劾，遭封禁。

自述，不意草創未就，方與孝通任甫簡持剛甫等，游西山秘摩崖，夜宿潭柘寺，聞王黃門上疏言事，廷成死。文芸閣以交通官禁，爲御史楊崇伊奏參，牽連強學會，飭下五城兵馬司查封。

按所云王黃門上疏廷杖事，疑爲寇黃門之誤，時寇連材爲西后會計房太監，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上摺請后歸政皇上，觸后怒，處斬。見梁啓超戊戌政變記附烈宦寇連材傳。

南海先生傳，十一月即被劾，強學會封禁焉。

戊戌政變記，御史楊崇伊上奏劾其私立會黨，顯干例禁，請旨查封。計北京強學會僅開四月，上海強學會僅開月餘，至乙未十一月，遂被禁止。

是歲梁任公有壽先生湘月詞。

飲冰室合集文集四十五下，湘月壽何大云，吾鄉奇士，數道咸以後，幾人健者。雨打風吹餘子盡，似汝此才今寡。鐵骨耐霜，繡腸織月，繡劍雙無價。酒闌對我，二豪情態如畫。祇恨榮華頭顱，顛顛髀肉，不了山靈詫。趁著湖山殘照在，儘汝秋魂游冶。叢社鬼謀，原祠天問，莫管興亡話。一樽壽汝，先生扶醉歸也。

按先生詩集，附錄此詞，道咸作鄧梁，游冶作姚冶。又按飲冰室集於此詞後頁，有念奴嬌詞，題爲壽何梅夏，內文與此詞同，後有梁啓勳跋，稱爲集中所未及收，疎誤甚矣。

李仲約卒，年六十二。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先生三十二歲

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對策爲翁叔平所驚賞，目爲有用材，引見蒙記名。

自述，丙申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策問中俄英法陸路邊界，設防險要，振筆疾書，三刻鐘成二千言，常熟翁相國拍案驚賞，曰有用材也。章京沈布政子培招飲廣和居飯莊，座客皆都下知名士，見余戲曰，好一篇靈霞萬古樓新駢文，壓倒秦袖衡矣，余深遜謝，引見蒙記名。

先生在京，常與江孝通曾剛甫以氣節文章相砥礪。又時偕梁任公楊叔嶠諸友遊宴，頗極一時之興。

自述，每浪值，輒與歸善江戶部孝通揚陽會右丞剛甫相過從，以氣節文章相砥礪。時偕梁孝



廉任甫、楊舍人叔瞻、潭觀察復生、魏孝廉猷三（鹹）、大刀王五、劉殿撰伯崇（福姚）、陳編修子礪（伯陶）、姚觀察子梁（文棟）、吳大令筱村、周比部汝鈞等，於前門外，都一處小飲，騶卒茶傭雜坐，狂叫高談，夜裏惠州會，德有鄰堂，射覆，作小詩，四吏冒雪，篝燈歸，或騎馬挾柘彈，繞天寧寺塔，賭射慈下風鈴，丁丁有聲，互相嘲笑，亦承平時窮京官侷僚無聊中趣事。

從王子彬（正誼）借讀回教可蘭經，子彬爲述其教義，并及少年遊俠事。（自述）

按自述作大刀王五，據場圻江山萬里樓詩鈔卷四，有哀大刀王五之作，小序稱王名正誼，字子彬，回教人，出沒燕豫秦隴間，稱大刀王五云。其事蹟見狄平子平等閣筆記，後殉庚子之難。

約張菊生（元濟）張憩伯（蔭棠）陳簡持（昭常）等七人結健社，習英文。（自述）  
八月，黃公度自上海入京，以梁任公之介，三訪先生，約隨使英德，充參贊，不果行。

自述，八月，嘉應黃京卿公度將使英，入京甫卸裝，抱日本國志人境廬詩稿三造做廬詩調，一見如故。約隨使英，充參贊，旋改使德，弗果行。

錢蕓孫黃公度先生平譜注，九月，先生奉旨入覲，至都甫卸裝，即携人境廬集訪順德何淵高郎中，以梁任公之介也。

按公度入京，究在何月，據梁啓超飲冰室詩話載先生輓公度詩自注，謂丙申四月，公奉召入都，爲余識公之始，甫卸裝，即携人境廬集來訪，此注今不見鄰崖集中。另據梁氏創辦時務報原委記云，公度在上海，至九月方北行，錢蕓孫譜據以錄入九月。二說不同，茲據先生自述列於八月。

哭黃京卿公度詩自注，丙申議放駐英使臣，將奏之夕，赫德到總署，誣公充星加坡領事，有